

政治學體系

周 紹 張 著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版

1 9 3 3

政治學體系

周紹張著

上海

辛蟄書店出版

『體系』序言

中國自「戊戌」、「五四」、底文化運動以來，尤其自「五四」底文化運動以來，舶來的個人主義文化占了絕對的優勢。雖然比之歐洲，不足甚多；但迄今正在做其方興未艾之移植的建設。從來的介紹態度都是接受的而非批判的，已經不對；何況我們不應該長此介紹，終於移植呢？目前是應該要從事於創作的。自然，這在在中國並非沒有；然而正確的甚少，不能與今日世界歷史底發展階段相應。這確有考慮底必要。據我們底觀察，這時應該變介紹文化為批判文化、以從中豎立一個正確的、高級的、第三種文化。實在、這個批判運動已經開始了；並

且已經點起了學術戰爭、思想戰爭之火。

批判，就我們前面的意見來看，無疑的含有兩個部份：破壞和建設。不破壞，固無從建設；不建設，則破壞徒然，並沒有完盡批判底作用。因此，我們不能不注意正面的理論之積極的建設。這在我們，也如破壞一樣，是有計劃的。但以工作底關係，沒法在一兩年內完成。然而事實上，理論工作底特徵不能容許我們像建築房屋一樣，把舊的折後方在原地基上修造新的。而客觀的需要，也不容許我們這樣。因此，我們只好暫時先出版一些帶建設性遊著作。這便是這部『體系』之所由編輯。

自然，未收入『體系』內遊著作，例如『論物質』、『東西洋文化概論』等，也不能不說是一些帶建設性遊著作。那末爲甚麼又沒有把它們收入呢？因爲我們所說遊『體系』，又別有含意。它底含意是指一定的學問部門之理論的體系底敘述。那些著作雖則是帶建設性的，却並不合於這個定義。但我們很希望讀者能夠同樣地讀。總之，凡我們所作遊零星著作和編輯遊系統著作，都是專門從事於學術研究和理論建設遊人在中國現在所決定遊整個文化事業之一意識的和系統的計劃底實現。

不用說，這部『體系』除了一般人可讀外，還可以作高中和大學底教科用書、參考用書。每種『體系』底字數，即歷史方面，亦是注意了這點的。

關於本『體系』所用符號，『』表示文、詩、報、書、及其
章、節、等底題目。專門名詞則以——表示人名，以——表示地
名，其它則有普通名詞在後的如揚子江、拉丁民族、科學社、
等，不加任何符號。外國人名中間適點，例如亞丹·斯密，係
分別姓名的。此外都可一望而知，不須說明。至於幾個新字底
必要和用法，在『二十世紀』第二卷第一期『編後雜記』中
已略有說明，現在仍不妨把用法簡單地說明一下：

它——代表不屬於動物、且沒有性別、適名詞。

牠——代表動物。

她——代表女人。

他——代表男人。

地——副詞語尾，用在形容動詞後，例如“慢慢地來”，
“他不顧一切地幹起來了”等；又用在形容形詞後，例如：
“這是極端地狹小的見解”，“他爲人是十分地壞”，等。

底——表示所有格，例如“這是我底書”，“顏回是孔
丘底門人”，“推翻封建社會底道德”，“實用論以用作真底
定義”，等。

的——形容詞底語尾，例如，“看那紅的花兒”，“改變
既成的制度”，“這是極其細微的事情”，等；又作代名詞用，例
如：“有的(人)這樣說，有的(人)那樣說”，“那是你底書，這才

是我的(書)”，“方法是不可不講究的(東西)”，等。

適——形容子句底語尾，例如：“他寫給我適信，是令人愉快的”，“胡適著適書沒有價值”，“殺人適人亦被人殺”，“推翻封建社會適革命是民主革命”，“實用論以用作真理底定義適主張，犯了把真理底應用看成真理底本身適錯誤”，“人造出來適社會，可看作獨立於人之外適東西”，“哲學上適問題不易研究”，等。

楊伯愷 一九三二，七，二九。

第一章 總論

一 政治學底方法

證之梭織產生土布，機織產生洋布的道理，就知道方法底重要。而科學始祖培根（Bacon）之在科學史上所以不朽，即由他創立了科學方法——歸納法。

不錯的，“方法是一切理論底靈魂”，科學方法不僅征服了自然界，而且是貫通了社會界、思維界、這大兩領域。因此自然科學已大發展，社會科學正在發展，思維科學亦有成立底可能。這是一部學說發達史給我們證明了的，不能只把科學方法

限用於自然界。

社會科學既有方法，而且是科學方法，政治學為社會科學之一，當然不能例外。

那末，政治學有些甚麼方法呢？

費里爾 (Farrell) 說：“……柏拉圖用演繹法；亞里士多德……用過兩種方法——歸納法、演繹法、——稍現雜亂之象。主張各種「社會契約說」適人，所有的理論差不多全是演繹的，如霍布士 (Hobbes)、洛克 (Locke)、盧梭 (Rousseau)、皆是這樣。至於他們底反對派，持「君權神授說」適人，也和他們相同。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用比較的、歷史的考察。近世邁英 (Sir Henry Maine) 考察國家之起源，亦用歷史方法……”（註一）。這是科學方法應用於政治學適證明。

現在我們把這些方法底內容略為敘說一下。

歸納法之實施為觀察，觀察不足則繼之以實驗。它是從許多事實中抽出共通的原則，然後用它去說明同類的事實。所謂由萬殊而一本，就可說是歸納法最好的解釋。如我們研究國家底起源，無論是由於經濟或由於武力，都應是這類事實底歸納；若是由一個地方底歷史研究出來的，則亦必能推諸其它地

（註一）費里爾著，「政治哲學導言」，六——七頁，中文版。

方歷史而皆準。於是國家爲經濟底產物、或武力底產物之說，就成爲一種法則了。

比較法是研究各種事物迥異同，從異中抽出同點、從同中抽出異點、而行比較，以發現事物底因果法則的。在政治學上，實施起來，就如講聯邦制度，便要把美利堅聯邦與德意志聯邦、或瑞士聯邦拿來比較；講民主政治，亦要把各國民主政治底現況合併考查，等等。

歷史法是考察事物底由來的。它主張從事物底發生中去尋出它底原因及其歷程。在政治學上迴應用便是政治制度之沿革的研究。孟德斯鳩便是充分用它於政治研究過人。

演繹法與歸納法相反，即是歸納法底顛倒。它是由普遍到特殊，即用法則去說明事實的。又凡由一定的原理出發創立整個系統的，亦是演繹的研究。這在政治學上，亦如別的地方，是在歸納法後方可應用的。

我們從上面的敘述中，看出這些方法除演繹外都是以事實爲標準的，是一種客觀的方法，屬於物質論的陣營，有其貢獻。不過要明白，這些方法，都可列入歸納法底範圍。不僅比較法、歷史法、如是，即演繹法亦不能獨立而被列在歸納之末了。沒有從事實中歸納出原則，用甚麼去演繹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上述四個方法都是蒐集事實，從事實中探求因果法則迴方法，

第一章 總 論

即歸納方法。

然而因果法則是一種運動底說明和發展底說明，不能在靜態中研究。進一步說，我們又怎樣從事實中去探求呢？至此，歸納法便只是蒐集事實、羅列事實、遊工具了。要探求事實中遊因果法則，就必得要倚賴思維底力量，才能參透其所蘊涵，把握它們底運動底關係和發展底關係，而予活生生的事實以說明。因此歸納法在我們看來，是很不足用的。

然而一般政治學者們，無論中外，都是滿足於現狀，甘心幽囚於歸納法中，如張慰慈、高一涵等。他們不但死守這種方法，並且還舉些生物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幾何的抽象方法、等等出來。這更是錯誤的。因為這些方法都是自然科學方法。很顯然的，生物學方法是研究生物的，與政治學簡直風馬牛不相及。而心理學方法，是心理學所屬，不能拿來研究政治。倘然以心理學方法研究政治，那便流入於觀念論底錯誤中了。至於幾何的抽象方法，更是離得太遠。因此他們所說遊方法，真是張冠李戴，笑話已極！（註二）

像這樣的人還很多很多，此地不必再舉了。

（註二）參考張慰慈，『政治學大綱』，二〇——三〇頁；高一涵，『政治學綱要』，九——三四頁。

因此，政治學底方法，在我們以爲是不當滿足於歸納法這種舊的科學方法的。我們應該按照科學研究底需要，在蒐集事實之後，使用思維的方法來探求其因果關係。因此，政治學要於歸納法外，採用新的高級的科學方法來行思維。辯證法於是就不可少了。

然而我們之所謂辯證法，是從黑格爾（Hegel）底神祕中顛倒過來而發展爲高級的方法的。它是叫我們要在動態中、矛盾中、由數量到質量底過程中、由舊階段到新階段底相生相反而又相成底關係中、去把握政治現象之發生和發展底因果法則，而反對靜止的、絕對的、孤獨的、玄學的思維。並且是物質地思維。因此，經濟的——物質的政治觀，是新物質論者提出今日議事程序中與舊時之純用觀念的——演繹的觀點去解說政治現象的，大有不同。這在一八四八年底文獻中就給我們指示清楚的了。

因此辯證法是政治學底主要方法。高級方法，很適合研究政治學之用；是應用以闡明因果關係適方法。只能作蒐集事實之用。適歸納法，則隸屬於辯證法，一如歸納法初出時之吸收演繹法一樣。它是不足以爲政治學說明階段之用的。因此，我們之研究政治學，不可不採用辯證法。

二 政治底產生

現在我們應首先解決問題是：政治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此，論者不一其辭。實則發生學告訴我們人底肉體之發生先於思官。人是物質生活解決而後才以其餘力和暇時從事種種精神活動的。因此物質的生產關係成爲社會構造底真實基礎，政治的、法制的、諸制度形式來於其後，成爲基礎底上層建築。這是整個人類社會構成底基本法則。循此去考察政治底產生，便不會感覺得神祕莫測，而得出玄乎其玄的結論來了。

我們知道樸里斯 (Polis)這個名詞，是從希臘語來的。其意義就是含有都市國家底性質。從這個名詞中又生出 Politics, Policy, Polity, Police, 等關於政治底術語來。都市之形成，卽政治組織底開始。但是這是長時間發展出來的，有其一定的物質條件，並不是有人類就產生了的。

在原始時代，人類謀生底工具異常簡單，游牧、漁獵，到處輾轉遷徙，沒有一定的住址，當然不會形成都市。及到生產工具增進、耕種發明、農業開始，人類才有常住的地方，形成村落。在低級的野蠻 (Barbarism) 部族，(註三) 便有以木柵圍繞

(註三) (Barbarism) 有譯作未開化的，殊不妥。因爲 Savagery

亦是未開化的民族。所以應該譯爲野蠻，而把 Savagery 譯爲蠻味，比

遊村落。到野蠻中級，便以磚及石材造成長屋；再進而至高級，便形成牆壁，而具有高塔、胸牆、樓門、防壁、足以容納多數人口於其中，都市遂以形成。這是人類進步之一表現。

由是我們看出都市之產生，是以田圃農業之存在，牛羊家畜、以及大量商品、家屋土地之領有，為其根據的。它底作用，就在保護私有財產。這是很明白的道理。因為要保護私有財產，便發生新的政治組織底要求。從而行政官、裁判官、以及各種軍務官、市政公吏、便為當時必要之設置，也就先後成立了。它方面為了防禦敵人，保護種族，便有徵集軍隊之必要。同時擔負供養軍隊必需的稅租，也因之產生（註四）。這些都市中一切首領，最初是由於推選，其次變為世襲，最後成為篡奪，並訴諸武力，形成戰爭。

這種典型的政治形態，我們可以希臘、雅典為模式。然而在西方古代民族與其許多民族中，“已可見到它若干類似的萌芽”，不過不充分罷了。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單純地歸於希臘底自然條件，（註五）一部古代社會史，便有極詳細的事實，

較有分別點。

（註四）參考摩爾甘（J. H. Morgan）『古代社會』下卷，四二四頁。

（註五）金井登志喜在其『歐洲政治史』一書中，便持這種意見。

可資證明，這裏不必多加引證。

至於把政治最初的構成，認為人類生活需要、食物需要、而有戰爭行為，就從“征服”為出發點，以“征服為構成統治團體”而作政治成立底理由，實在有點不妥。（註六）這在從剛纔說過的事實中、可以看出他底錯誤。

它如說政治是依人類自由意志照一定的契約形成的，那亦是在文明發生後，而不是野蠻時代所能做得出來。這本是以觀念論為出發點遊見解，違反科學、違反事實，根本不能成立。

我們知道私有財產發生，社會上即形成占有者與非占有者兩大階級。占有者以其經濟的優越得掌握政治上遊一切大權，並為統治者；非占有者沒有權過問政治上遊一切，便成為被統治者。這從都市政治起源中就可看得出來的。所以我們又可以說政治底產生，是隨階級制度而產生的，只有對抗，沒有協調。因此，根本沒有契約可言。這只要懂得新物質論遊人就會首肯我們所說的。

以下我們即轉入政治學底起源上去論究。

（註六） Paul s. Reinsc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P. 1—2.

三 政治學底起源

同樣的理由，政治學亦有其時代性。

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以為政治學是天賦的；因而在人底天性中就有政治學；有的以為是自然生成的，因而有人類就有政治學。倘然說是天賦的，那是十八世紀底人性論和十九世紀底本能論底謊言；倘然說是自然的，那就無異於說是原始的，殊違反發生學的原則。這是觀念論底玄學的論斷。

還有許多人對於一種科學底產生，不問其歷史的來源，而以一种穿鑿附會底辦法來說孔丘底“大同”，即是現在的國際政策；孟軻底“民貴”“君輕”，就是現在的民主政治。因而中國最早也就有現代式的政治學了，不必外求（註七）。這種實例，也是很多，隨處可見的，無須引出。

我們知道，宇宙間遊一切事物，無論自然界、社會界，絕沒有超時、空而存在遊東西，而是要受時、空底限制的。相對論否認絕對的時、空，而不否認相對的時、空。把近代國際政治和民主政治比擬於孔、孟底學說，這完全陷於絕對觀點中，而抹煞了事物底時代性，是異常之錯誤的。

（註七）參看楊公遠「政治科學概論」，一〇頁。

然而，政治思想在孔、孟學說中有斷片底存在，我們並不反對。可是絕非獨立地形成一種科學的部門，當然不能與今人強同了。

精神附屬於物質。所以我們研究政治學底起源，同樣地要在物質關係中去追求。這是大前提。

前面我們說過，政治底起源是建築在用都市底集團來保護私產這種事實之上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亦僅要有保護私產底組織方法、管理方法、統治方法就夠了，根本不能產生獨立的政治學說來。至多只能形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種不完備的政治思想而已。在這個時期以前，無政治組織之需要，更不會有所謂政治思想了。因此政治學底起源，別有其時代。

在社會史轉到了近代，生產底發達超過了前史所未曾有過境地，發生了產業革命。這時社會底組織、人與人底關係、也更複雜起來。因而政治上底組織方法、管理方法、統治方法、便有專門研究底必要。在它方面，國家底領土範圍，隨着商品底遠征，使統治底領域擴大，統治底人數加多，而有普遍的、統一的政治思想底要求。因此需要有一種政治的教育，來支配大家。於是政治學遂不只產生於科學領域，而且還要成為普遍的知識，列入學校功課。這樣，政治學便更有發展底機會。於是它

遂與倫理學、法律學分離，而成為專門的學問了（註八）。這便是政治學大家馬奇亞威爾（Nicolas Machiavel）、布丹（Jean Bodin）、霍布士、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等相繼出現於政治科學舞台邊緣故。以後再加以黑格爾、馬克思（K. Marx）、恩格斯（F. Engels）、伊里奇（V. Ilitch L.）、底研究，政治學更成為燦爛的科學，達到了空前的發展。這在一部政治學發達史中可以看得出來。因此，政治學底起源，在於資本主義時代。

所以政治學是在近代社會內才產生的。原始社會自然沒有，即在古代社會、中世社會、亦沒有成為科學。因而不能勉強尋出有近代政治學底形式來。這是有事實作根據的（註九）。

政治學底起源既明，應該論究它底意義，猶之小孩誕生必取名字一樣。“名不正，則言不順”。科學底意義不明，是有害於科學底理論的。因而以下就論究政學治底意義。

四 政治學底意義

（註八）政治學在未成科學前，與倫理、法律，未分開的。馬奇亞威爾分開前者；霍布士分開後者，這是成科學後邊成果。

（註九）本節由『二十世紀』卷三期，八七——八九頁參考而成。